

内外生成修辞学

陆稼祥 著

重庆出版社

内外生成修辞学

陆稼祥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直培
封面设计 卢 军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陆稼祥 著
内外生成修辞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大足新华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1 字数 220 千
1998 年 7 月第一版 1998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66-3904-X/G·1435

定价: 13.50 元

序

胡 裕 树

作者陆稼祥,又名陆石诚,1928年生于浙江省湖州市,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校与我有交往,离校后又经常联系,对他工作、科研的情况我是相当了解的。他任教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汉语教学达三十余年,授课之余,潜心学术研究,锲而不舍,用力至勤。我曾读过他有关语法修辞的论文,如《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中国修辞学会《修辞学论文集》1981年12月),《论修辞现象的内外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修辞与修辞教学》1985年10月),《生成修辞学初探》(中国修辞学会《修辞学论文集》第四集,1987年5月)等;深感论述周密,观察入微,颇有新鲜见解。今天又读了他的新著《生成修辞学》的提纲与部分初稿,发觉他在吸收中外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成果的基础上,又融化了目前其他许多有关边缘学科的理论营养,结合汉语实际,构建了一个以“内外”与“生成”为主要特点的新体系,看来,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了。

全书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修辞学研究对象整体的看法。他继承陈望道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的主张,对修辞现象作了细致观察与详尽的探讨。同时,吸取了王易“由想而移为

辞”的理论,旁采乔姆斯基“生成”的见解。根据“标记”(语言材料)与“意谓的事物”结合的表义理论,从“生成”的角度,深入描写了“从意义到言语形式”的整个生成过程,以及其间出现的各式各样“结合”技巧与规律,写成了这本“生成修辞学”。

修辞现象的范围,作者区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外部”根据陈望道“题旨情境”和“涉及的条项极其多”的指示,广泛地联系有关的边缘学科,从“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并加以分析,避免了孤立地研究修辞现象内部生成的局限,纠正了形式主义的偏向。“内部”指脑内生成过程与脑外加工过程两部分。从“规范”与“变异”两个方面,揭示生成技巧与规律,尽量使技巧与规律单纯化、简明化,以便于修辞说写者掌握与运用。

第二部分专章叙述修辞现象与外部的联系与关系。根据“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卓见,广泛地跟社会文化背景、语用学、信息论、控制论、心理学、美学、符号论等有关现象联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阐发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把修辞现象和有关知识与现象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既丰富了修辞现象的内容与涵量,又在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多侧面的前提下,得到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使修辞学焕发出富有时代特色的青春气息。

第三部分专章论述了修辞现象内部的技艺体系。重点论述了“生成”的观点。所谓“生成”,是一个由意义到形式的过程,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说话和作文的过程。作者把“生成”分成“消极生成”与“积极生成”两大类。消极生成指生成符合语法规则的正规语句,积极生成指生成偏离语法规范的变异语句。前者的生成方法:“重写”、“增添”、“删节”、“移

动”、“改换”、“替代”、“嵌进”等,有时也可两种或几种方法结合起来综合使用。后者的生成方法有:“异配、复写”(形变)、“变换”(音变)、“更新”(义变)等。在应用中往往错综复杂,变化无穷。或者先变形再变音,或者先变音再变义,或者先变义再变形,如此等等,它的主要特点是变异性。作者立足于生成,构建起来的技艺修辞体系,似乎比众多辞格的罗列更具有概括性。

第四部分是结语

总之,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材料与语言材料,在以往论著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多侧面出发,对修辞现象作了细致的描写与充分的论证,显示了汉语修辞现象的丰富多彩、绚丽耀目。相信本书的出版,定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喜爱,同时对语言实践,将会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

1992年1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胡裕树(1)
第一部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与方法	(1)
第一章 修辞与修辞研究	(1)
第二章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	(6)
第三章 修辞现象的范围	(18)
第四章 修辞学研究的方法与作用	(27)
第二部 修辞的外部研究	(34)
引言	(34)
第一章 修辞与社会文化背景	(36)
一、生活习惯	(39)
二、风俗民情	(41)
三、文化教育	(42)
四、经济体式	(43)
五、意识形态	(44)
六、传统积淀	(46)
七、地理环境	(47)
第二章 修辞与前提论	(50)
一、设计前提	(55)
二、针对前提	(58)
第三章 修辞与含义论	(66)
一、含义的类别	(71)

二、含义的推导方法	(77)
三、含义与修辞的关系	(83)
第四章 修辞与信息论	(90)
一、信息的传递	(92)
二、信息的分类	(93)
三、一般信息的传递	(95)
四、审美信息的传递	(107)
第五章 修辞与控制论	(113)
一、预测控制	(115)
二、反馈控制	(117)
第六章 修辞与符号论	(124)
一、什么是符号	(124)
二、符号结合的任意性与约定性	(126)
三、符号的结合方式	(130)
四、符号的生成	(133)
第七章 修辞与心理学	(137)
一、平衡交际双方的心理活动	(138)
二、“心理定势”是产生“梦笔生花”的重要途径 ...	(141)
三、必须掌握“知觉的选择性”原则	(142)
四、养成“动力定型”的习惯	(143)
第八章 修辞与美学	(145)
一、什么是美	(146)
二、美学与修辞的关系	(148)
三、各种美辞的生成	(154)
第九章 修辞与题旨情境总论	(165)
一、题旨部分	(165)

(一)主题	(166)
(二)要旨	(167)
(三)中心思想	(168)
(四)焦点信息	(168)
二、情境部分	(169)
(一)语言环境	(169)
(二)情景语境	(170)
(三)文化语境	(177)
第三部 修辞的内部研究	(192)
第一章 引论	(192)
第二章 语言生成与言语生成	(198)
第三章 言语生成的整个过程	(205)
第四章 脑内生成与脑外生成	(214)
第五章 消极生成与积极生成	(220)
一、内部消极生成	(223)
二、内部积极生成	(230)
第六章 各类言语的修辞生成	(260)
一、艺术言语的生成	(260)
二、科技言语的生成	(270)
三、实用言语的生成	(279)
第四部 结语	(300)
后记	(315)
〔附〕主要参考书目	(317)

第一部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范围与方法



第一章 修辞与修辞研究

“修辞”与“修辞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修辞活动”、“修辞行为”、“修辞过程”中的各种操作技巧与语用原则等,比如“辞格”、“辞趣”、“适应题旨情景”、“合作原则”等等,正如一般人所谓“修辞术”这类东西;后者是对这些修辞技巧与修辞现象等进行高层次的研究概括,目的要找出修辞现象的本质与普遍性规律,比如修辞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任务等等。由此可知,修辞是一种言语的实践过程,如说话、写作、交际、演讲、文学创作等中间均包含着修辞现象;而修辞研究则把这些修辞现象中的技巧与原则,变成理性的自觉的规律体系,以便反过来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所以说,这是一种“修辞学”。因此,修辞研究,如果称为科学目前还不太确切的话,至少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

问。

这样说明,并不排斥修辞者进行修辞实践时的思考与研究。譬如怎样选择恰当,怎样修饰合宜,怎样组合适切,怎样调整更优,怎样生成完善,但这些研究是对操作应用方面的研究,是经验层次的研究,也可能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进行。它的特点,大部分是零碎的、个别的、临时的,虽然有人也考虑到整段、整篇、整体与系统,但由于任务不同,时间与场合均不允许作系统的、全方位、多侧面的研究。只有修辞研究者才有可能系统而全面地对整个过程与系统,作更高层次上的归纳概括。当然研究者首先应该重视、调查、收集、积累各种修辞现象的事实,特别是典型、精彩、独到、佳效的修辞实例。修辞学大师陈望道先生曾经指出过:“实例是很重要的。它是归纳的依据,它有证实或驳倒成说的实力”,“实例除了助成归纳之外,本身还可显示修辞如何必须适合题旨情境的实际”。^①可见,有了丰富而翔实的客观材料,研究与归纳才有了对象与基础。

以上说明,修辞活动是修辞研究的对象与基础。研究是对修辞实践活动作高层次的抽象概括,目的在于找出普遍的规律,以便反过来指导修辞实践。修辞活动也需要对操作技术、语用原则进行研究,但往往是零星的、个别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所以还得接受“修辞学”的指导,以防止孤立片面性。另一方面,修辞研究必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必须面向社会广大成员的修辞实践,为修辞的说写听读操作服务,目的在于提高说写听读的修辞效果。修辞研究的结果会产生理性的、科学的、系列化、有序的规律化系统,往往使初学者产生“学习

^① 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难”、“用不上”的错觉,所以,必须同时研究过渡性、桥梁性的应用科学。以中介的形式,使研究出来的基础理论知识,成为易接受,便于学,变成理论与实践两者接轨的应用科学,以便很快投入修辞运用实践。如德国一位科学家所做那样,研究出一种“流体力学”(也称气体流体力学),使数学与物理学和航空学挂起钩来,从而促使航空工业突飞猛进,发明了喷气式、超音速、超光速飞机,一直影响到卫星上天。这启示我们想到必须使修辞研究和修辞的说写实践挂起钩来,产生一门新的修辞应用科学。这样才能使修辞研究更贴近修辞事实,更贴近现实中的语言问题;以便运用更多的修辞典型实例来证实理论的效能,并直接有助于说写听读操作技巧的提高。

修辞与修辞研究都要求创新,但是,研究的创新是不能以幻想代替事实的。研究创新,只有在前人传统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发展、深化、改进,才有可能出现崭新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人们修辞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有可能总结归纳出全新的理论体系。例如:关于文学语言的修辞方法,已经有人探索出“超常搭配”、“叙述变异”、“句式偏离”、“有无标点结合”、“直接空白与删略”、“人物名称代码化”、“语言的不确定性”、“潜意识列锦”、“模糊含蓄”、“幽默风趣”等等^①,我们据此就可建构文学语言修辞的新体系。又如新潮作家有意识地颠覆生活中的常规与逻辑,消除时间的线性、事件的因果联系,超常发挥汉字的表意功能,以及词语的创造性搭配错置,使语言发生偏离,产生新的语义等等,以此呈现真实的心灵世界。这也给建构新的“小说修辞学”提

① 参见叶澜、青萍等人的论文,《修辞学习》1993年第1期。

供了全新的素材。而修辞研究者必须将人们的修辞创新经验(修辞创新素材)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并且只有将它上升为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新颖的知识、先进的学问。研究创新固然也需要外来的刺激,因此借鉴或吸收西方的语言新理论,也是必要的;但创新不是一味邯郸学步的摹仿。创新的主要源泉是客观修辞实践的变化与发展,是研究者内心世界中认识的飞跃,是说出我们自己独特的发现与创造,是塑造我们自己的面目与形象,肯定我们自己的成就与收获,一句话,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种创见,而不是照搬照抄别人的定见。

关于修辞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议、悬而未决的热门话题。其实,方法问题也很难作机械统一的划定,它随着社会科学 with 修辞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过,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确一点,方法问题也有层次性与目的性。在操作经验层次与科学研究层次等不同的层面上,应各有相应的不同方法。所谓“修饰”、“选择”、“调整”等方法,应属于操作层次的方法。而已被应用的“归纳”、“演绎”、“比较”等方法,应属于研究层次的方法,它们的对象与功能范围均应有所不同。在第四章还将详细论述方法问题,这里从略。可是,我们必须再指出一点,目前,所有层面上已应用的方法,虽然可以照常沿用,而且都应该有所发展并加以完善;但是为了使修辞研究现代化,方法领域内也有待于研究者的开拓与创新。20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控制论、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可以称为现代三大科学理论的革命,对任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乃至哲学,不能不发生革命性的影响。恩格斯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

的形式。”^① 因此,现今的社会科学乃至唯物主义形式的改变,必然是和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分子生物学等科学发展相联系的。有人甚至说:“现今唯物主义形式(在科学的世界图景方面)的改变,首先意味着科学的控制论化。”^② 在一定意义上说,管理现代化也就是管理控制论化,管理控制论化与生产控制论化相结合,使过程控制与信息管理二位一体,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而控制信息的处理,与修辞技术息息相关。语言是承载控制信息的主要工具,社会的管理与生产中的调节、操纵、管理、指挥等等环节,都必须通过言语控制来实现控制论化。要取得最佳控制的效果,就必须研究语言的使用,讲究修辞,以便更有效地传递、理解话语的控制信息,转化为积极行为,完成特定的管理与生产任务。因此,修辞研究将在信息社会中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可见,当代修辞研究的研究方法,与控制论等理论方法的联系与制约,交叉与渗透,已经成为修辞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② H·茹科夫《控制论的哲学原理》,明斯克,1976年。

第二章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问题,80年代我国修辞学界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目前《修辞学习》杂志上又在发起讨论,可见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陈望道先生提出来的“对象是修辞现象”的结论,见仁见智,各是所是,认识很不一致。为了使修辞研究对象明确,有利于深入开掘,有回顾以往讨论、重新展开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只有对象认识清楚了,才有可能建立修辞学新体系;否则“挂一漏万”或“旁收杂蓄”,难以构建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可以说,对“对象”认识到什么程度,修辞才能研究到什么程度。

下面是几种代表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对象是语言现象。如周迟明说:“修辞学是语言学里面的一门科学。”^① 契科巴娃说:“修辞学有点特殊的地方,它不只研究语言的某一个组成部分,某一个方面,它的对象包括语言所有组成部分。”^② 一句话,修辞学也是研究语言现象的。目前,有一点似乎已趋向一致,对50年代许多人认为是语言现象的看法,已持异议态度;大部分专家与群众已认为是研究“言语现象”的,如郑远汉说:“修辞学虽然也要研究语言,但它是放在言语中以修辞效用为目的研究语言,

① 见周迟明《汉语修辞》第1页。

② 见契科巴娃《语言学概论》第124页。

还研究言语规律,还要涉及超语言成分和非语言成分。”^① 不过,仍有少数人主张:是“言语问题”,但仍应放在“语言现象”中研究其规律,从索绪尔开始到目前少数专家仍认为“言语现象”是不能或不必研究的。这除了“修辞学教材”未被列入教学计划是个明证外,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译者邢公畹先生,在天津“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中指出:他分析了索绪尔“语言”、“言语”学说的功绩与矛盾,着重阐述了意义问题,指出语言转化为言语是人类语言的专化作用,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只能是作为语言的汉语,目的是掌握作为言语的汉语。^② 这几句话明确表明:区分语言与言语是必要的,有功绩的;但是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只能是”、“作为语言的汉语”,而不是“言语的汉语”;“目的是掌握作为言语的汉语”,而不是直接掌握“言语的规律”。我们还发现一种意见认为:当年格·奥·维诺库尔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即修辞学研究语言系统的各个断面(所有的语言层次),但从她自己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这个特殊的角度就构成她的研究对象。玛·科任娜进一步阐述说:“功能修辞学研究语言在言语(或话语)中运用的规律和其语言外部因素的制约性,也即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语言。”^③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比单纯地断定是语言现象进了一步。与我们的想法有了更多的共同点,用我们的话来说,修辞现象是一种生成言语的技艺现象,它注意话语的生成与效果;它不仅要研究言语生成的技艺与方法,还需要

① 见《中国修辞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② 参见《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第78页。

③ 参见玛·科任娜著、张会森译《修辞学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地位》,《修辞学习》1993年第2期。

注意外部因素对言语生成的干预与制约。所以,它是一门研究言语内外生成的原则与方法的学问,对象的特殊性确实表现在从动态角度的研究上,与静态的语言结构规律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一点可先肯定,语言研究的“结构规律”与修辞研究的“使用规则”,是有根本区别的,由此获知,语言现象与修辞现象是势难等同起来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文艺现象,或者说是美学现象。他们认为修辞就是为了“美化语言”,故称“美辞学”;实际上是指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即文学语言。它们是塑造人物形象、创造艺术作品的语言,是再现生活、引起美感的语言,也有人纯指语言的形式美。如龙伯纯、王易、陈介白、杨树达、郑业建等,都有这种看法,很可能或多或少受了20世纪初日本岛村抱月的《美辞学》(1902年出版)、武岛又次郎《修辞学》的影响。杨树达曾说:修辞是“求美之术”,“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惟求达者殊科。”^①王易也说:“文章为美术之一种,研究美术,属于美学范围。”^②郑业建说:“(修辞学)质言之,即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故又名美辞学,”应归入“词藻美术的艺术”。又说:“使说者或作者了解运用语言文字之技巧,以期获得听者或读者之同情及美感之科学。”^③直到最近,台湾的修辞界同仁们仍然认为:“研读‘修辞学’,就是要探讨语言文辞之美”,“能欣赏、运用修辞之美,一定可以净化心灵,拓广胸襟,提升精神生活的美境,享受无穷尽的美感经

① 见杨树达《汉文言修辞学》,第4页。

② 见王易《修辞学通论》,第8页。

③ 见郑业建《修辞学》,第1页。